

麟上功子懲咽日臯高下  
仁音丨脣誠音反下男無音  
獸瞬也反也澄吞於足萃  
也正駭弭也見鹽反才  
作驚胡息免僅手達  
搔索也買也介纓渠亦上  
刀上軌躅反也鎮作音反昌  
反炙煥然手烏豸兩  
反熒火欲上反于喫上  
反被反俱于于喫上  
巾車水廉音也反直正  
姜豎音也下熱下臘骨知反  
梓潼子直也於反下節節有直  
驥六年郎骨反足弓  
勸勑丨茶返日吸

也羨謹陵也推也相名懷  
食慎反折獻似慕心下  
鰥良丨慄反語復伏苦  
鮫獵丨惇上步自庚明上  
金品丨漁字全上自庚明上  
反七大反助也皆下持  
墓誌重皆息許反挫  
反拉拉郎上音修也  
迺字乃合則反峙  
嘉肴字乃競蕭音題  
從鬯音反戶交居上  
江臯丨交返直立草二

寓下上彖上分上海或也直  
字音反土尾音反符拔作衆流  
連七字即淮淝爲鹿菜具下希  
竿器拂之名惟郊壇反歎如  
亦貴桂樹也作懷墜也也下俱  
肥下酒反馬字卒上也營組  
水房具正銜音起許反  
名非罟也祖良勿比鹿  
網今私謂上取韻韜音鹿音冒  
背下徐上取韻制馬也古歌輕  
允馭之地塵汾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達八

二音縣倒仆下蒲剛謇蹇居上名也青貫澆愛比下反  
聲歎然小上沃天也拾掇劣下丁遺之後上正作漸灌  
以音直也憚正反上怖音也老嫗句不天軒懷正巨是作魚丈  
申慮憚也各下改士色也盈長剩下也丈匙正巨是作魚丈  
笏帶憚也反呼攘臂上剩下也丈翹反將聲澆亦去  
一苦神而挾也誠下摺紳丈翹其心預急反  
一朗出半竭反育反也苦勞上炫縣音筋下進

唐釋道宣撰

達八

明律下 正傳十四 附見七

一  
滿德真經  
善智敬道

唐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僧伽  
唐蒲州仁壽寺釋慧闡傳五

唐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 明璣

唐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唐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傳九  
下文  
次後

積砂大藏經

續高僧傳

唐益州福緣寺釋晏追傳十

下文  
次頭

唐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十一

唐蘇州通玄寺釋惠晏傳十二

唐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三

唐洛州敬愛寺釋晏光傳十四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文晏先生之

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官流寓徙宅漳  
濱而幼抱貞亮風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  
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晏而出家焉晏亦禪  
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  
學稚且略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  
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爲師本定慧衆

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巍土自玄化  
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鍾華望施  
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晏授其具足而  
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  
緝諧倫伍晏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  
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  
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  
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  
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余旦夕諮詢挺出  
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  
達八

二

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  
律徒諳聲詰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  
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辯俗復入  
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  
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  
道潔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  
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

等親管綱屬預在下達時共美之重增榮觀  
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誥流暉  
帝壞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  
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  
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  
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

衆敷弘餘時却掃尋關於是三藏衆經四年  
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疎條會其  
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  
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  
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  
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  
慨披括往往發蒙商略古今具陳人世著五  
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墉崇映天網遐  
張再啟殊文統疎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  
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  
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  
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

達八

三

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  
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義  
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伏  
義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  
皆標宗挫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  
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  
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  
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  
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  
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  
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寔由匡弼之  
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誠學徒微涉濫非者爲  
停講座或有慳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  
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  
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弥所遺削額  
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  
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  
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鑿

以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千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賚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詢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

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即摠綱任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

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剗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

達八

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冕衆共嗟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術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歲矣慕義門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夫積因往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箴艾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花香交飾鑾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兢竦終於前事說欲陳淨偏所識期每講出罪濯諸沉累故持律之士多往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絕余嘗處未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闢表具觀異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耶世行相自崩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璡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繼徒道見沙門尋而忘返親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

達八

五

臥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堅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璡善能御敵乃揔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璡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璡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餚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

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璡手健道人也飽歟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璡後從乞以銜前額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墮者聞璡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敷京輦

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璡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迷家于相焉

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齦毀堅白逾  
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  
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  
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詢  
四分指撫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微猷譽騰時  
類功業既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

達八

六

大義乃周兩載統略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  
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弥堅故得  
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往江南遊覽十誦  
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  
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  
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風承

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  
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  
職儀輕重敘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  
道燉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沖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達八

七

踵本師涅槃真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  
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弥  
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  
輪馳慧業略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

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誓志營復剗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花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

相逾圓即爲關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儕又常慨運距象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鑾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指

對欣振誥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碗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詰拔問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詰拔問

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駿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碗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袞至於尋檢

達八

八

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鑑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含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卅範綱

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卑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万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歟時煩每諮詢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爲歷劫師資大將軍薛万徹昆季并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開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琬夙累沉疴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略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

達八

九

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晉長命久仁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者木也春陽之時万物盡生宜育羣品用啓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居春季斷肉停殺慤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別春季斷肉停殺慤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玄琬道德疎微曲蒙顧盼謹率聞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表闡鷲嶺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弥天隣幾初地遂能留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

今古網羅内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立言師傳弘道亦未足髡髮要津擬議高論但行慈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令之行化及此類九年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

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母又致啓東宮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内外而爲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万乘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達八

十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蹟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秘要之經請詳金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又云餘應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感卿相重臣並捨金貝榮嘉賄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

特進蕭瑀太府蕭璪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蓋相映香花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万前賓遠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余時雲

達八

十一

高風靜木淨油香七衆弥山一心悲結乃命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

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焉東宮洗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百藥製碑立于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剥喪粒食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既豪隨得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同慶焉又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寔資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

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琬之雋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者莫不懔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長葛故又爲縣人焉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者舊明達相謂曰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鄆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宗四分聞泰山靈巖寺幽栖潔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和上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家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

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  
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  
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  
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  
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  
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

達八

十一

仁壽中頻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  
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  
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云又兼  
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  
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  
隋煬嗣曆法今滋彰藏匿巖科殊爲峻刻蕭  
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  
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  
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  
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  
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弥崇法會蒲  
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

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  
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  
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爲  
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  
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  
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  
安可講平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  
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粲歷仕隋  
唐爲海豐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  
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餚饍見便寒悚僧  
儀道具覩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

達八

十二

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勑聽度便  
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  
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旣道俗洽聞故父親  
付囑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  
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  
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

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年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草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溝索水澗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感頗難登繼至七年今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行續前聞引之今住其年奉勑令住弘濟寺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呵止之連告大德顯行擴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

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者時僥倖宮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尼所住事連正勑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擴黠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既非法宣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旣行是非自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遣磬事杜正倫解其擴事僧衆旣集多從情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擴本治罪罪仍未悛

達八  
十四

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擴滿聞之歎曰余伴旣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勑李衆在前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乃

至關首重勑方迴常安弘濟集徒講說成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爲業數安公之芳緒也惄惄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勑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對

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尔而終春秋五十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爲之銘頌見于別集手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釋惠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

綱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間覲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已聞說受淨衣毛歛然重問持犯又闕諮詢承鄰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

達八

主

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遑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略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

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叵難齊競陰而嫉之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謝擲棄公名褐樸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

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山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届沙門惠瓚道王朔川又往投焉定宗師傳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載言行成範綱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

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陥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敘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狀於世網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詢

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遣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弁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

次太原歸依惠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余專攻四分無忘日久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真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折開發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勑爲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續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欒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爲建律筵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余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弁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十有七矣

釋道曾姓輔京兆始平人祖任上黨太守遂号長子焉性聰敏樂遠離行年十四遭母憂興蓼義志報恩難極爲母出家志敦孝始年

二十住并州請印法師爲和上得余也可年八十五歲也令送至城門見多人著赤衣多鬚髮來迎云是綿竹所放生者因即蘇自此廣化立放生池諸州凡造一百餘所今並見在又益州甘亭神威力嚴惡殃福立應祈禱血食牛羊難紀忽下巫語欲逞受戒乃將佛像

達八

十七

在神下座于時神影自移本處向佛下坐逞爲受戒自余祀日齋食而已又往劉備先主受戒神亦隨從所以蜀川神所逞行至者皆爲受戒至今不捨由此道俗歸依發言風靡又於綿竹鄆縣造三百尺大像今並成就故所祈求爲無不遂以顯慶四年終于本寺春秋八十五道俗哀慕送往放生池於路三度大雨雨皆白色恰至葬所天地清明

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與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既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替引三十二十度來請者方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

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海興待衆涕泣靜已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

達六十八

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

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

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衆敬而重之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華經朞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

達八十九

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賓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云畢東入會誓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

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轉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

一遍求微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

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既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飢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輶鳥集無擾獸羣不亂蘇州抱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求崇供觀而懷志栖隱終日戚戚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虻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万株通給將來

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設吾何言矣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達八

二十

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庵兩兔一處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

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懾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朔二年道行風彰奉勑別住東都天宮寺麟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勑送芸山仍令洛下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委託天威黃中扇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剋日齊舉導出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頑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勑不敢聞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導袈裟將行禁勑導曰袈裟勑度所著非勑不可妄除無勑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怒是僧尼同時摠往導所感怒曰道人欲返導應聲語六曹官人曰長吏摠召僧尼唱反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

達八

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嚴導曰諸大德立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對俗而歛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澈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斯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晏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灘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止觀因昇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勑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

徒胥集綱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況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弥所欽羨焉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綱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開邪信明參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戒如提贓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肩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万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

達八

廿二

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寔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尔後璇頤分鑑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迹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弥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楊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輒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願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

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鹿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眾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事其中類聚自分區別緣敘難裁略言之矣

達八

廿三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威容凡愚妄習覩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神略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土則鄉壤部分窮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先模抑斷是授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歎教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隨義難乘闡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釋師号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炳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袞通号命家然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微猷具焉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徒矣有雲暉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疏略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略文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敘誠博暉則覈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法願眄視兩家更開毫穴製作抄疏不減於

前禪紀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  
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  
洪隱樂遵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壘燕趙  
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  
當時雖出鈔記略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  
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

達八

廿四

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波其從如流剝敵每  
臨衡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  
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  
授宗係誠廣探索弥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  
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贍百家共師一  
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燦勝

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  
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  
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  
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  
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  
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徒

達八

廿五

居天室其次接緒号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  
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  
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  
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  
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  
方弘具戒余前法衆同号息慈師弟乃聞纔

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唯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于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爐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苟虐元嘉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殊天極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科兵飢交貿綱制嚴密廣如前傳所敘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錄未弘必假傳授臯柰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略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人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味則絕細當時無

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焉試略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綱捐縱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拂抵如捐草土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綱領耻已不違於清達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曾陵轡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窶取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徵延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達八  
北六

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摸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爲師行絕綱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閉鍵身口附相攝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滿斯其人矣出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讐討終身博綜詞義輕

達八

廿七

護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備於曾臆謂捧鉢爲鈍丁号持瓶爲堅子半月說戒唯列鹿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閑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日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謄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略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淳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闊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每講聽採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重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旣際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

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  
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  
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  
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  
務靜之士招引寔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  
衆魔法易染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寔當弘護至如證  
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  
晉出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  
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  
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  
思弘贍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  
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梯  
稗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  
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  
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  
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

達八

大六

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饒離  
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  
文捐紙籤述題鞭記掌有則依闕則絕言縱  
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  
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爲  
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  
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四  
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  
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  
同曉如斯御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  
於持犯定慧之學恒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  
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  
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  
述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  
有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達八



上音何下魚 | 約反  
下郎合反推也 | 酷也  
步昔反折也 | 納反  
燎原反燒力照 | 坑窯以陷  
梯稗反燒帝下蒲董舊上兄云反  
做吾告反草名下音田臭草也  
捐紙夾反鐵行上七廉反謂鑄記也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勣傳六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資襄  
周終南山避出蓬釋靜藹傳四 慧宣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 慧宣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勣傳六 影寶書  
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續高僧二十三

達八

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  
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  
服正怙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  
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學卷 一  
護法上 本傳入 附見四  
唐釋道宣 撰